

# 橘子红了

琦君经典小说集

看她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  
泛黄的相片承载着沉厚的记忆与虹  
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，  
地点是让人魂牵梦萦的江南，  
主题是爱与孤独。

琦君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橘子红了

琦君经典小说集

看她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，  
泛黄的相片承载着沉厚的记忆与怀念，  
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，  
地点是让人魂牵梦萦的江南，  
主题是爱与孤独。

琦君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橘子红了(琦君经典小说集)/琦君著.--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4.7

ISBN 978-7-5354-7268-7

I. ①橘… II. ①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0428号

责任编辑:张远林  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校对:陈琪  
责任印制:左怡 包秀洋

---

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出版:  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  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  
电话:027—87679360  
<http://www.cjlap.com>  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---

开本:64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:16.5  
版次: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 
字数:158千字

---

定价:26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  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目 录

### 爱·哀愁

橘子红了·····	3
钱塘江畔·····	57
绣香袋·····	72

### 爱·孤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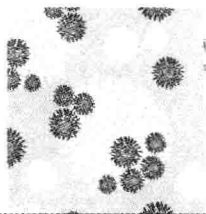
菁姐·····	89
百合羹·····	107
紫罗兰的芬芳·····	118

### 爱·清欢

琴心·····	137
长沟流月去无声·····	149
梅花的踪迹·····	168

## 爱·浮世

七月的哀伤·····	189
阿玉·····	209
缮校室八小时·····	231
<b>关于《橘子红了》</b> ·····	<b>256</b>



---

# 爱·哀愁

橘子红了

钱塘江畔

绣香袋





## 橘子红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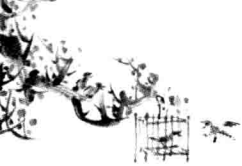
### 1 乡下的家

书房壁上的古老自鸣钟，有气无力地敲了四下，我抬头看，指针却指的是五点。本来就是由它高兴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起码已经读了两个钟头的书。先生吩咐我做的读书笔记已用心做了。并将上午教过的《论孟左传》统统温习一遍，自己喜欢的《吊古战场文》更是背得滚瓜烂熟。那一片“平沙无垠”、“风悲日曛”的苍凉古战场，仿佛就在眼前，心头不免戚戚然。

光线有点暗，我想拉开抽屉取出蜡烛点上，却怕吵醒酣睡中的先生。他多睡一会儿我就多一会儿自由自在。我也怕抽屉里的蟑螂蚂蚁，那都是他吃剩的甜糕引来的。他说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”，所以什么吃剩的东西，都塞在抽屉里面。

先生教书很严，大伯特地把他请来盯着我教，是担心我在乡下会变成个野姑娘。其实我跟着大妈才不会变成野姑娘呢。大妈讲话斯斯文文，心地厚道，待人和气，她忧愁起来只一声不响捂着胸口喊心气痛，高兴起来也常给我讲古典，讲她年轻未出嫁前的事儿给我听。跟着大妈真是快乐。





我还有个六叔，在城里念师范。礼拜天总回来陪我聊天，带许多新文艺小说和杂志报纸给我看，他说这样思想才跟得上时代。六叔是大家欢迎的人，大妈也喜欢同他谈天说地。他穿一身笔挺的藏青学生装，梳西发，好英俊神气。长工阿川叔说他是“读书人”，读书人就是有肚才，连下象棋的架势都跟种田人不一样。

先生这几天伤风头痛，没有精神教我。他在灰土土的四方帐里睡得打呼。我索性把窗户关起来，合上书，蹑手蹑脚地走出书房，从走廊边门一溜烟跑到橘园里。顿觉眼前一亮，一股清新的空气直透心肺，古战场凄凄惨惨的景象马上消逝了。

抬头望远处，红日衔山，天边一抹金红，把一树树的橘子都照亮了。橘子还是青的，结得很密。六叔告诉过我，要把每一枝上小的橘子摘掉，剩下大的，才会长得又大又甜。我已经偷偷地摘过好几回，大妈知道了是舍不得的，她说那样会造孽。其实摘下来的晒干了可以泡茶喝，很香。大妈心气痛起来，一喝橘茶就好。

我走进园角那间堆杂物的小屋，找出个小竹篮挽在手臂上，就开始摘橘子。把一颗颗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青绿橘子摘下，丢在篮子里，嘴里数着：“一双、两双、三双、四双、五双……”五双不就是十个吗？我是学着大妈，她数什么都是成双做对的数，数到单数，她一定说“多半双”，我偏说“多一只”。

我才数到十八双多一只呢，却远远听见大妈在走廊里喊：“阿娟，帮我去鸡窝里捡蛋，我等着炒呢。”

我没做声，真不愿去鸡窝捡蛋。鸡窝在猪栏边，那股气味真不好闻。但是大妈连声地喊，我只好进去了。把篮子搁在厨



房四方饭桌上，却忘了把橘子藏好，就去猪栏边捡蛋。捧着回来放在灶头一个大碗里说：“今天只有两双半，小母鸡不肯生蛋。”

“五子登科。”大妈马上说，“不要乱讲小母鸡不肯生蛋，还没到时光呀！”

她又看看篮子问：“你怎么又摘下这么多青橘子？”

“这都是长不大的痨丁橘呀！”我顽皮地说。

“痨丁”是阿川叔最最爱讲的，凡是长不大的都叫痨丁。痨丁仔、痨丁鸡、痨丁鸭、痨丁橘。他说小孩子吃了痨丁东西会长不大，只有痨丁橘可以当药，清肺补气。他说大妈要多补气、要放宽心，心气痛就会好了。

大妈确实太会愁了，一年到头愁不完的事。愁大旱、愁台风、愁雨水多了谷子晒不干会长芽、愁母鸡老是孵不醒不生蛋、愁我这个宝贝侄女走路三脚跳，摔跤破了相。而顶顶愁的是在外路做官的大伯长久没寄信回来，那她就茶饭无心，心气痛起来，连痨丁橘也不管用了。因此我总是很勤快地给大伯写信，提醒他要多写信回家。

尽管大伯的信只有三言两语，回回都是那几个文言字眼，西瓜似的在纸上滚，大妈双手捧着一遍又一遍地看，嘴角笑眯眯的。大伯的信，第一句总是“贤妻汝次”。“贤妻”，大妈一定是懂的，戏台上的相公常常喊“贤妻呀”！大妈说女人家一定要做一个贤妻，成全丈夫。她常唱“肩膀一边高来一边低，家中必定无贤妻”。我问她什么道理，她说：“一个男人家连肩膀都不平整，走没走相，坐没坐相，不是浪荡子就是成了家没个贤德妻子。”我看大伯走路四平八稳，目不斜视，讲话一句算一句，确实是个君子，大妈就是贤妻。只是他很少有笑容，



我很怕他。幸得他在外路做官，很少回来，我跟着慈爱的大妈，过得非常快乐自在。大妈比我亲生的娘还疼我。我爹娘在我四岁以前就先后过世了。娘在重病中把我托孤给大妈，是大妈拉扯我长大的。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，撒起野来常常会害大妈心气痛，事后先生总命我跪在佛堂前认罪，还是大妈淌着眼泪一把抱我起来。阿川叔常常劝我要孝顺大妈，大妈自己没有生养，就我这个宝贝侄女儿，我再不听话，她就没有指望了。

阿川叔又悄悄地告诉我，原来大伯在外面已经讨了二房，还说是个什么“交际花”，长得真的跟一朵花似的漂亮，因此大伯就没打算接大妈出去。这件事，先生与六叔都早知道了，就只瞒着大妈，要我千万别说。我刚一听到真气得心都发抖。大伯怎么可以这样对糟糠之妻？这是欺骗，这是不忠实。但這些新式字眼，讲给阿川叔是听不懂的。他说大伯是为了子息，等生了一男半女以后，再告诉大妈，她是贤德女人，没有不肯的。我想想大妈既对我说过：“女人一定要做贤妻，成全丈夫。”料她知道了也不会跟大伯闹，只是心气痛一定会加重了。

六叔明明知道这件事，却没对我讲，我心里很气，有一次我问他，他说：“是有这回事，我不告诉你你是怕你不开心，往后不愿多给大伯写信，或是在大妈面前不小心说溜了嘴，她知道了会伤心。”他又说：“大人的事，你就少管吧！世上有很多事是叫人感到无可奈何的。”他把“无可奈何”四个字说得很重，像一记记铁锤似的敲在我心上。从那以后，我常常会想到这四个沉重的字眼，好像自己长大了不少，懂得好多，对大妈也不忍心乱发脾气了。有时觉得年少英俊的六叔，脸上也会有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，他比我大四岁，自然比我懂事得多了。



## 2 疑 团

我守在灶边看大妈把一大碗韭菜炒蛋炒好，帮她端上桌子。还有干菜煨肉、红烧黄鱼，一碗碗都香喷喷的，摆得端端正正。我奇怪俭省的大妈，怎么今天一下子烧好几样荤菜，像是要款待客人的样子，却又没见有客人来。过了一会，才见阿川叔带了一个陌生男人从后厢房出来，一声不响坐在饭桌边的长凳上。我奇怪地看着他，他一对白多黑少的眼珠到处乱转，像是要把什么都看个明白。渐渐地眼神落在我身上，咧了下嘴问我：“你是大小姐吗？今年几岁了？”

我真是好生气，怎么这个人这样粗里粗气的，我顶顶讨厌别人叫我大小姐，他又怎可随便问我几岁。我没理他，一转身就走出厨房，心里好纳闷，大妈怎么会请这样一个客人到家里来？阿川叔又怎么会带他来呢？我一个人坐在厅堂里生闷气，还听大妈在热络地招呼他多吃菜，多喝酒。有些话，声音放得很低，我就听不清楚了。对于大妈与阿川叔，我一直是那么亲昵的，但今天他们这样神秘兮兮的行径，真使我懊恼万分。

那个人走后，大妈把我叫到面前，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阿娟，代我写封信给你大伯，不用多写什么，只说园子里橘子快红了，请他回来尝新。”

我眼睛瞪着搁在一边篮子里的楞丁橘，奇怪地问：

“橘子才跟豆子似的，怎么说橘子红了昵？”

“阿娟，你大妈叫你怎样写，你就怎样写，你大伯看得懂的。”阿川叔在旁插嘴道。

“我不写，”我生气地说，“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，一定有什



么事不告诉我，你们不说明白了，我就不写。”

“没有什么事要瞒你的。你先把信写了，让阿川叔好早点送街上赶邮差来带走。晚上睡觉时我再一五一十对你讲。”然后又转脸向阿川叔，“猪栏边都打扫干净了吧？后门竹篱笆上的双喜贴好没有？”

阿川叔兴高采烈地说：“都弄好了。”

真怪！又不是过年，打扫什么猪栏，又贴什么双喜。

我嘟着嘴，把只有两句话的信写好封好，递给阿川叔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做个鬼脸，把信塞在口袋里走了。

我迫不及待地要大妈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那个陌生男人又是谁，她为什么要那么礼貌地招待他。但是大妈洗刷完厨房以后，还一直在忙，最奇怪的是她把厨房对面的一间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床上已铺好崭新的被褥和一对挑花枕头。桌子上摆了梳妆盒，水绿缎子镜盖上的麒麟送子是大妈自己绣的嫁妆。两边一对插好红蜡烛的烛台。把这些东西摆出来做什么？要招待什么客人呢？却为什么要在这偏僻的厢房里呢？为什么要点上一对红蜡烛呢？我真是越想越奇怪。

怀着种种疑团，我反倒不愿多说话，闷声不响回到楼上卧房，却见床边小几上摆着一对闪亮的铰丝金手镯，一副珍珠耳环，用红纸垫着。这些都是大妈的首饰，她从来不戴的，今天取出来做什么呢？

我呆呆地望着菜油灯，焦急地等大妈上楼来。大妈终于上来了，她看我一脸气鼓鼓的样子，就拉我在床沿上靠着她坐下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我们家明天要进人口了。”

“进人口？”我有点猜到，大妈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明白。



“我要给你大伯讨个小——一个三房，说定了，明天就进门。”大妈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吐出来，一点也不激动，我却惊呆了。

“大妈，好奇怪，你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件事？大伯人都不在家呀。”

“不要紧的，先接进门来，等个把月，大伯就会回来了。”

“你叫我写橘子红了，就是这回事吗？他怎么就懂呢？”

“是他写信给城里的叶伯伯，叫阿川带口信给我的，让我只要这么说就是了。”

“那么是大伯要你代他讨的啰！”我想起那个交际花，大伯怎么还要讨一个。

“哦，是他叫我代他访个清清白白的乡下姑娘，身体好的，早点给他养个儿子。”她又抿嘴笑了一下说，“我拣的人，早点给他养个儿子，我也安下了心。再说，那个交际花也威风不起来了。”

“大妈，你说什么交际花？”我又大吃一惊。

“你大伯在外面早已讨了一个二房，去年我到城里城隍庙进香，叶伯母就对我讲了，叫我别生气。我生什么气呢？自己肚子不争气嘛。但是那个二房进门两年多了，也一点动静没有。你大伯年纪一年年大了，两房就只你一个女儿，子息还是要紧的。大伯带口信托了我，我就要尽心给他办。阿川起先还当我不知道有二房的事，我告诉他我早知道了，他也说再给大伯讨一个。”

原来大妈早已经知道大伯讨了二房，她却一点不动声色，我真是奇怪她的一颗心怎么容得下那么多。我说：“那个人真是交际花，那一定很漂亮吧。”



“不会养儿子，再漂亮的花又有什么用？”

“这个姑娘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你见过了吗？”

“是我自己去当面相亲的。很体面的一个姑娘，人又忠厚。今天来吃晚饭的就是她哥哥，不过不是一个娘养的。她娘是填房，她爹死了，她娘就改嫁了。剩下她跟哥嫂在一起，我看她日子过得不会如意的。哥哥嫂嫂什么事都叫她做，还嫌她在家吃闲饭。又嫌她命硬，订了亲，新郎不久得痲疾死了。这样的望门寡，连做填房都没人要，只有做偏房的。我打听了她家左邻右舍都说她又勤快又规矩，就叫阿川去说媒，她哥嫂一听就愿意了，说好五百银元当礼金，以后两家就不来往了。”

“五百银元就算买断了。”我不禁叹了口气，“你问过她自己愿不愿意呢？”

“他们不是她亲哥嫂，进我们家，在我身边还会给她吃苦吗？”

想起那个来吃晚饭的男人，样子好讨厌，原来今天就是来取银子的。我又问：“她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十八岁，比你大两岁。”

“比我只大两岁呀。”那么年轻的姑娘，就给人做小，我想自己，专门请个先生教我读书还不肯用功呢。代她想想，心里好难过。又想到自己没有姐妹，她虽是大伯的偏房，却就跟姐妹一般，今后有了个伴，不由得又高兴起来。

“我叫她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叫她姨呀。”大妈说，“辈分总在那里的，你们一定会很要好的。”

“一定的。”我还没见到她，就已经喜欢她了。但一想到大伯那副严肃的神情，心里不禁又打了个颤，连忙问：



“您说她跟在您身边，如果大伯要把她带出去呢？”

“不会的。那边的老二哪会容得下我给讨的人？姑娘就跟我住在乡下。你大伯一年回来住一阵子就好了。”

大妈说得眉飞色舞，好像自己在收个干女儿，或是讨个儿媳，一脸的喜乐，又好像一切都由她安排得顺顺当当的。我指着小几上的金手镯与耳环问，“这是给她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！”她说，“她什么也没有，小姑娘嘛，总得让她体面点，我这些首饰也都是不戴的，看你们年轻的戴了就高兴。”

大妈的慷慨，真使我感动，我也真替这个未见面的姨庆幸。我又问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叫秀芬，凑巧和你都有个秀字。日后让大伯给她改个字眼吧！”

秀芬、秀娟，我们相差又只两岁，真像姐妹。但是她是大伯的第三个妻子，她要跟一个像她父亲一般老的男人过一生一世，却又不能经常在一起，我心中又不由得为她担起沉重的心事来。也有点怪大妈，她一厢情愿地制造这么一件古里怪气的事，安排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命运，究竟是怜惜她，还是害了她呢？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很乱，我一定要把这事对我所敬佩的六叔讲，听他有什么意见。

我又想起阿川叔打扫猪栏的事，还没来得及问呢，大妈就说：

“你不知道这孩子命多苦，算命先生说她八字太硬，做新娘一定要从猪栏边进来，对男家才会吉利。新娘衣服外面还得罩件黑布衫，跨进猪栏边门，把黑布衫脱在门外，晦气也就拦在后门外了。算命先生的话，不信也只得信，总是小心的好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越发同情这个苦命的秀芬。但愿她进入我们





的家门以后，能享受家庭的温暖与幸福，永远脱去了那件象征晦气的黑布衫。

### 3 新娘

竹篱笆外的鞭炮响起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换上一身新衣，站在门里，闻着猪栏的臭味，眼巴巴望着那乘小竹舆里走出一个黑黑的小人儿，由阿川叔扶着。走到竹篱笆边，阿川叔就帮着把她的黑罩衫脱下，丢在外面。在鞭炮的火花与摇曳的烛光中，她真像一朵艳红的鲜花，从浓密的叶子里冒出来。我上前伸手牵住她，她怯怯地望着我，马上低下头去。她是从暗暗的夜分中来的，但带给我的是绚烂与喜悦，当我与她一握手之间，我们就通了情愫，我好喜欢她。

大妈与我牵她一路走进布置好的厢房，在床沿上坐下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她穿一身粉红色袄裙，不太合身。乌黑的头发、梳一条粗辫子，几丝刘海从前额挂下来。脸颊红红的，但不是胭脂颜色，嘴唇点了一点樱桃红，饱满的脸蛋像个土瓷娃娃，逗得我只想跟她说话，我就说：

“我的名字叫秀娟，我知道你叫秀芬，但我得喊你姨。”

她有点吃惊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大妈正端来莲子红枣汤叫她吃，她只喝了几匙汤。放下碗，抬眼望着一对高烧的红烛，眼神里忽然露出一分迷茫与畏缩，我马上说：

“家里只我一个女孩，很孤单，我们会是好朋友，我大伯不久就要回来了。”

她立刻又把头低下去。羞怯中带着一丝忧郁。由于大妈已经对我讲过她的身世，我好像已经能明白她的心事，就不要与